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野叟曝言
第二十九回 見事危貞娃戳頸 聞聲迫淫婦投縊

大奶奶因心中有事，翻來覆去百不安睡，歎聽見開門聲響，連聲叫醒玉梅，看是何處響動。玉梅點起銀燭，見春紅的房門半掩，因輕輕扭身而進，卻全無聲息。走至床前，將帳子輕輕掀起，見春紅睡得正熟，因連問「大爺何在？」春紅只是不應。玉梅道：「怎這樣好睡，可不睡死了麼？」因用手去摸他的耳朵，冰得手指生疼，又到鼻間候那氣息，玉梅嚇得魂出。急急跑出門外，幾乎吃跌，氣喘不迭，因定一定性，回至大奶奶床前，道：「不好了！」大奶奶在床上道：「啥仔大驚小怪，嚇我一跳。」玉梅道：「春紅姐沒了！大爺又不在那裡，門又掩上的。」大奶奶不信，道：「這話怎說，春紅方才好好的，怎就會死起來？」玉梅道：「奶奶不信，且請去看哩。」大奶奶慌忙披上衣服，穿著好裙褲，同玉梅到春紅房中。大奶奶一眼看見春紅，燭光映著，春風滿面如煙籠芍藥，排紅兩頰似雨洗芙蓉，罵道：「好扯謊的猴子，敢是他待你差了，要咒死他麼？這妮子也忒好睡，怎如死人一般。」玉梅道：「我敢哄著奶奶麼？奶奶不信，且把他推一推，看看他可是活的還是死的，須不是玉梅扯謊。」大奶奶真個把春紅連連推搡，動也不動一動，大奶奶哭道：「這真有些不妙。」因將單被揭去，執燭週身細照，卻並無傷痕，只有兩股之中黏黏連連的陰精和著鮮血，明知脫陰而死，大哭道：「這狠心人下此毒手，把我這樣一個乖巧丫頭送到鬼門關外去了。」因叫玉梅快去尋大爺來，玉梅又去叫起小憐，提著燈籠，顧不得害怕，硬著頭皮前行。不多時，大姨、三姨、丫頭、婆娘俱已喚到，因春紅平日為人不惡，大家俱哭做一團。公子此時正在一重重開將出去，倏聽得隱隱哭聲，嚇得心頭霍霍不定，急急跑將進來，正湊著玉梅趕來。鳳姨道：「大爺那裡去來，怎在這黑暗中，好不怕人。我昨日原說的這計斷然用不得，果然爺怎下得甚般毒心，可惜好一個丫頭。」公子道：「甚麼計，什麼好丫頭，我卻不明白。」鳳姨道：「春紅已死在那裡了。」公子道：「這話真的麼？」一直趕到春紅房中，捧住了春紅的臉，見此光景，大哭道：「我害了你也，須不要怨著我，我好好超度你便了。」大奶奶因見鳳姨也到，扯扶公子坐了，道：「有啥仔哭頭，哭也是你，送掉他性命也是你。既要哭他，就不該送掉他性命。我不知你這心怎樣生法，又不知怎樣恨他，有如得罪你處，聽了那家狠婆娘的話，先將家裡人開起刀來。還要哭他則甚，可知那使著暗計的人，還在那裡扯開闊嘴迷迷的笑著你哩！人已死了，在這裡放那馬後炮，可是遲了！」

公子忽然想起，因命丫鬟快去請聶靜進來。不多時，聶靜已到，大奶奶等避去，公子告知緣故，道：「我師有解救之法否？」聶靜近床前揭去單被，將中指抵入春紅陰戶中揆度深淺，又週身細看一遍，心胸肚腹俱摸一遍，道：「心胸俱已冰冷，已死多時，斷無生理矣。」公子無奈，亦不再問。聶靜道：「丹藥不過暫時適用，豈可以概之？就是呂祖，肉身交媾，亦是無益。」聶靜辭出，大奶奶叫進總管，吩咐備辦喪事，道：「那棺木第一要好。」鳳姨道：「我家去買了罷。」大奶奶道：「你家怕沒有好材，是要另買的，其餘都隨你去置備，該叫小廝做的，該叫丫頭婆娘做的，你就分頭去使喚，不然就在床裏先拿出一封銀子二十吊錢，交給三奶奶，只消還我一篇帳罷了。」因想一切銀錢都是春紅掌管，如今死了交與何人？眼酸酸的只顧淌出淚來。公子觸動心腸，重複悲淚，與大奶奶兩個又大哭了一場。大姨道：「還忘記兩件要緊事哩。帳子還沒有採掉，罩著他的魂兒，叫他逗到那裡去呢？陰陽那裡，不該去批一批屍，也教家裡人好避忌。」三姨道：「這兩件真個是要緊的，還有那素色鞋子，尋一雙來，這雙大紅鞋是燒不得的。倒累他去跳火坑。」大奶奶揩著眼淚，道：「他生前專愛那紅鞋，沒有一雙雜色鞋子，如今拿啥仔燒給他呢？」玉梅道：「小憐那一雙醬色綢鞋，原是春姨做給他的。」小憐嗽著眼道：「你沒有元色緞的鞋兒，為啥仔不燒給他？」大奶奶道：「你這沒良心的，成年成月不知吃了他多少魚兒肉兒，這春紅就生定是早死的命，吃的那樣精細！爺打你的時節，也不知替你奪掉了許多鞭兒棍兒！你一雙鞋原是他的，就不肯借給他了！我叫玉梅做還你一雙罷。」小憐沒法，只得拿了那雙鞋來。於是大姨、三姨領著眾婦女們，一齊動手。

開了半夜，天已大亮，唸經的和尚、批屍的陰陽、攙材的木匠、做孝衣的成衣，先先後後，忙活了半日。到後半日，又是漆匠、估作、土工、腳夫來做活，講價錢。大姨、三姨說：「通著正房，晚上就該拿出去。」公子不肯，要到三朝。大奶奶道：「三朝也就是明日了，可憐他死得傷心，就是明日出去罷。」公子還要去叫描容的，鳳姨紫漲著面皮道：「佇上須使不得。」大姨、三姨也說道：「須礙著夫人面上，老爺還要斟酌。」公子只得罷了。因復走至材邊，揭開白紙，見春紅面色如生，兩頰兀自紅暈，如鮮花一般的嬌豔，只有兩眼睜開，不肯閉下。公子一手去揉他眼皮，一陣心酸，直暈過去。哭倒在地。大奶奶忙叫丫鬟煎參湯，一面把白紙遮好，叫人將材蓋蓋了。見春紅眼不肯閉，自己也覺心酸，坐在地上，伴著公子悲泣。點燈以後，廚下送進羹飯，公子與大奶奶各遞了一杯酒，又大哭了一場。三個姨娘，俱福四福，每人遞了一杯，陪著哭泣。三個姐兒哭奠已畢，外面五家子住房老婆俱要進來磕頭，大奶奶謝了出去。李四嫂必要進來哭拜，公子要想許他，大奶奶道：「他是鄰舍，如何使得？也沒人還他拜兒。」回了幾遍，才回掉了。家人小廝俱要進去，大奶奶主意，單教小廝回拜，家人都回去了。正要化紙，大奶奶道：「忘記了貴哥兒哩。他日裡總要跟著春紅，到夜裡，除非爺在他房睡覺，才打發到我床上來，不知費了他許多精神，不叫他來拜他幾拜？」玉梅連忙抱貴哥兒來拜了四拜，然後化紙。公子與大奶奶及眾人又哭了一場。公子要在材前守靈，是大奶奶不許，淒淒涼涼的坐到三更，吩咐翠環、大憐、玉琴、玉梅、小憐五人伴材，方與大奶奶領著貴哥兒上床去睡了。

到了明日，單是大奶奶家沒有上人送喪，也叫兩個丫鬟坐轎來送，其餘大姨、三姨俱有兄弟姪兒，二姨只有父親單老，合著張老實們五家牆門外好些鄰舍，本府二三十家人小廝，以及道士、和尚、尼姑，共有八九十人送殯。大奶奶又派出許多丫鬟僕婦，共坐著十九乘轎子。公子主意叫多做估作，這喪儀也就富盛，單沒有銘旌、祭章、方相罷了，其餘的幡蓋、紙作絡繹不絕，把一條大街都擠滿了，慌得合城紳衿懊悔沒去弔奠，問明是房裡姐兒，方才罷了。起身時，公子與大奶奶又哭一場，落後泥水匠進來修補側廂拆倒的牆壁，送喪的回來燒孝髻，各項人役來討賞錢，法師來鎮宅禳解，又開了半日。

到半夜裡，公子忽然哭醒轉來，大奶奶埋冤道：「你怎這樣沒正經，我因他替我手腳，又死得可憐，兩日苦苦的哭他，如今想將起來，你我偌大家事，只靠著我們兩個身子支撐，他不過是房裡姐兒，這樣發送也不算虧待他了。死的要死，活的要活，就是自己的兒女也要丟開。將來多做幾日齋事，超薦他好處去罷了，以後再不要想他，倘若苦壞了身子豈不利害？」公子試著眼淚道：「不是我丟不開，方才夢見他穿著那新做的兩件衣服，還像生前一般看著我迷迷的笑，我醒轉來，想起他那兩件衣服穿得幾日就做了送終之物。你抬舉他，吩咐家中叫他春姨，可憐也沒聽見人叫著他，只前日玉梅口中叫一聲兒，已是死後的事。不由人不傷感起來。今提醒了我，以後也不想起他了。我也沒有對你說過，前日魏道士看我氣色，道我先見喜事，後見哀聲，如今都被說著了。」大奶奶道：「我正沒問你，往常道士來拜，你便請酒、送席送下處、送供給，有許多的周致，怎這魏道士來，你便這樣冷落他？不是春紅說的，那一日就像要攆他去的，酒也不叫他吃杯兒。也不知道你回拜過沒有？」公子呆了一呆道：「我心裡又沒甚事，不知這幾日來常是失頭忘腦的？一個斬公子，日常和我相好，爺爺在京還靠他叔子許多照應，前日先得蔭襲的信，悄悄通風給我，也沒去拜謝他。直到報了，到他家去道喜，才謝了他。這魏道士也是那日才拜了他，我看斷生斷死，竟是個仙人模樣，怎前日聽他話，只覺心裡懶懶的，也是春紅的命了，若是認真去求著他，敢還有禳解的法兒。」大奶奶含糊道：「你也該睡片刻。」公子知是勞乏，把手摟著大奶奶的肩兒，也就睡去了。公子以後真個不去想念春紅，卻只是心緒不佳，懨懨悶悶的。過了四五日光景，大奶奶見他無聊，怕他生病，也便不去拘束，任他出外散心。公子也只是躲在房裡，不往外去。

那一日午後無聊，正抽著一本《武帝外傳》在那床上待看不看的躺著，只聽得大奶奶在後房教玉梅歸除乘法，說道：「你若像得春紅這一手算法，我這銀錢帳簿就交給你，只要你肯用心。」這幾句話，把公子心事平空直提起來。因想璇姑的算法勝於春紅百般，璇姑的美貌真是我見猶憐。若弄上了手，夫人必然歡喜，也不必另立房頭，竟住在春紅房裡，與夫人做了心腹。我與他便得時

常歡聚，就幾年不出這房門，我已享盡閨房之樂了。因怪著鳳姨設策害了春紅，便不去與他商議，知道大奶奶怕他成病，便是假作孤凄，到晚上與大奶奶計較道：「自從夫人說了不要想念春紅，我便割斷情腸，只是在這房中，就像有他的一般，覺得精神恍惚，睡夢不寧。我想女廳半邊書房裡，床帳俱全，夜間要同你去睡一個安穩覺兒，養起精神，免使疾病纏身，悔之無及。」大奶奶道：「你既睹物傷情，可叫兩個小廝相伴，在書房中歇十日半月，待身子好些再進房來，未為不可。我是何人，好同你在書房睡覺？被人知道，真要笑掉了大牙了！」公子道：「我自從春紅死後，色慾之事已經灰心，只要和你睡在一處，覺得心裡安貼。你到人靜之後，到我書房裡去，大明進來，料也沒人知覺。」大奶奶滿心歡喜，笑道：「你不要說這樣癡話，若要不知，除非莫為，休說別人，只房裡的玉梅小憐，有個不知道的嗎？你且歇了三夜五夜，再進房來同宿一宵，這還使得。」公子假作怏怏之狀，暗地通知張老實。是夜，就在書房歇了，等到人靜之後，悄悄地出來。正走廊下，只覺得一陣冷氣，心上一寒，就像有索子往頭上套來，嚇得冷汗直淋。急忙跑轉，背後又有小腳聲氣嘶趕著走，公子魂不附體，七跌八撞的奔進書房裡來。兩個小廝已經吩咐過的，正來開門，忽見公子亂撞進來，嚇了一跳。公子道：「快關了門！」小廝不敢問，關上了門，伏侍公子上床，自去睡覺。公子在床上呆了一會方才心定，細想起來，又沒有見些什麼。要再出去，卻又害怕。胡思亂想一回，方才睡去。

次日，梳洗過了，與大奶奶同吃點心，想著夜間要去，又怕有鬼；不去，又怕獨睡。低低說道：「夫人，我今日原要在這房裡睡了。」大奶奶笑道：「昨日剛在書房裡睡得一夜，就養起多少精神來了？不要如此沒正經，惹旁人笑話。」公子忽然想起，不覺失笑。大奶奶根問其故，公子隨口支吾道：「笑我像那甲乳頭的孩子，拿你當乳母一般，離不得你那影兒。」大奶奶眉花眼笑的道：「不是我不留你，張揚的一天火了，說你自在書房裡睡，怎好剛睡這一夜兒。」公子道：「沒法的了，再挨一兩日進來罷了。」

公子吃過早飯，到東邊去叫了張老實來，說道：「今晚是必來的了。」老實道：「老爺約過好幾回，只是不來，哄小的家中開了三四夜門，倘有小人進來不是要子。」公子道：「今晚是必來的。牆門裡面有甚小人，失了東西都是我賠罷了。」老實便不敢言語，應承而去。候到人靜以後，公子公然叫著兩個小廝，掌燈而去。走到老實門口，輕推，果然虛掩，吩咐小廝回去。公子閃進門來，竟到璇姑房口用手去推那門，並沒門門，卻有一張竹台靠住，因用肩頭頂了一頂，那竹台早已掀起，伸進手去慢慢推開，斜撥過去，這門便隨手開了，卻已驚動璇姑。璇姑自從七月十六日張媽叫了石氏過去，早已拚命而待，將一把皮刀藏在床頭，渾身衣褲用線縫住，專等公子來拚個死活。那知候了一夜，絕無消耗。隔了十餘日，張媽又把石氏拉去，璇姑照前準備，亦無動靜，心裡到狐疑起來。直至隔晚，老實又出門去，璇姑又空等了一夜，心便懈了。

這夜，石氏去陪張媽同睡，固是放心，不比從前側耳細聽。連璇姑也大意了，房裡也不藏火；門上靠著竹台，也不再加上椅子、水盆了，衣褲雖沒脫去，也沒有縫，竟是安心睡下了。畢竟心上有事，不敢落底，朦朧聽得些響動，急急坐起。那時月上弦，房子朝西，屋內有月，看見一隻手推那竹台，忙跣上繡鞋，正在係裙，公子已推門而入，走近床邊。璇姑著急，摸出皮刀，向公子頭上直剝過來。公子忙舉手一架，刀已格落，暗想：「這事又講不來的了。」趕上一步，便扭璇姑。璇姑急將身來一閃，公子撲了一空。璇姑就要奪門而出，卻被公子一把扯住。璇姑危急，正欲撞牆，忽見竹台上有一把剪刀，一手搶起向自己喉間用力戳進，登時倒地，滿頭鮮血。公子嚇得魂飛魄散，撒手奔逃，一時慌急，忘了路頭，也不記得是人靜以後了，只見一個丫鬟隱隱的在前行走，公子緊緊跟跑，相近鳳姨房前，忽然不見。

公子在月光之下，四顧無蹤，又吃大嚇，渾身毛髮根根直豎起來，身子不搖自顫，竟抖倒在地，半晌動彈不得。定了一會，正要敲開鳳姨房門，與他商議璇姑之事，忽然聽得房中似有交媾之聲，忙走上幾步，伏在門首，側耳細聽，卻是鳳姨嬌聲浪氣，喚肉呼肝，淫興猖狂，無所不至。公子心頭火起，用力一連幾腳將門踢落，大叫：「好淫婦，幹得好事！」緣鳳姨先因大憐牽頭，搭識了聶元，趁著春紅死後公子絕足不至後邊，他兩個夜夜淫。此時正在興濃，忽聽公子喊叫踢門，那道士卻是慣家，上床時把衣褲、鞋襪、巾帕等物收放枕邊，一聽打門，抓了衣褲等物，跟著鞋兒，就要破窗而出。因公子已是踢落房門趕進房來，便飛一腿將公子踢倒，奪開了路，跨出房門，聳身上屋，要向東邊下去，忽然一想，走轉西來，故意亂踹將去，踏碎了許多瓦片，躡身跳下，然後折過東來，輕輕的飛上圍牆，自進丹房去了。

這鳳姨見事敗露，羞恥難當，性命不保，情急短見，把一條鸞帶打成活扣，套在頸上，帶頭縛在床柱上邊，用力一掙，登時縊死。公子連遭驚嚇，又被這道士一腿踢中鼻樑，倒在地下，竟是昏暈了去。後面大姨、三姨兩個房戶與鳳姨只隔一層，聽得公子踢門喊叫，屋上雪片瓦聲，一面大喊有賊，一面起來，領著丫頭，點起燈燭，亂奔鳳姨房裡。進得房門，見公子暈倒在地，滿面流血，慌忙扶起，圍裏叫喚。不多一會，合家男女一齊趕至。大奶奶嚇得魂出，極聲喊叫，公子方才醒轉，亂顫著手兒，搶過一枝蠟台，要尋鳳姨拷問。只見鳳姨已是撒手歸空，兩隻眼睛、一條舌頭宕出在外，嚇得蠟台跌落，仍復暈倒。大奶奶等忽見鳳姨死邪惡狀，公子又復暈倒，一齊發抖，手忙腳亂的招人中、揭眉心，叫叫喊喊，鬧得公子醒來，再去解救鳳姨，已是渾身僵冷。

大奶奶吩咐將公子扶至後房醉翁椅上，一面去燒湯水，煎人參，灌救公子；一面去安放鳳姨。直到公子魂魄上身，神氣稍定，然後根問原由。公子把眾人都叫出去，瞞起璇姑之事，說道：「我正睡在書房，忽聽有人走動，悄悄進來察看，只聽見這房裡有男人行奸，這淫婦嘴裡百般呼喚。我一時火發，踢進門來，誰知被姦夫一腿把我踢倒，脫逃而去。只是如今這淫婦的死屍如何發脫？」大奶奶道：「他是有父親的，私下埋葬不得。天已將明，須叫人去喚他老子來，說明緣故。或是官休，或是私休，再作道理。」公子因叫了一個心腹家人去了。大奶奶忽然失聲道：「不好！快著人趕去！」公子問是何故，大奶奶道：「方才失算，不該叫他報死的，只說急病將危，專等見面。這就沒有他慮了。」公子連連點頭，又叫一個家人飛趕去了。大奶奶問道：「你打進房去，可見那姦夫是生人熟人？」公子道：「我趕進房去就被他一腳踢倒，那知他是生人熟人？」大奶奶道：「他們正在行奸，你打進門去，心慌逃遁，自有衣巾鞋襪等物失落房中，只消尋著，便知姦夫形跡了。」公子點頭，要出去尋，大奶奶一把扯住道：「你還勞碌得麼？」大奶奶走出外房，細細查看，並無遺物，覆身進來說道：「怎一件也沒遺落的？」公子道：「你看那房門好不堅牢，我又正自沒有力氣，」說得那句，便直立起來，一頭說：「踢了兩三腳，才得踢開，可知收拾過了。」一頭已往外去。大奶奶著急趕著叫道：「啥仔要緊。鼻樑上雖有藥掩著，見不得風！」

公子那裡聽見，如飛跑出。叫人去叫張老實，還沒回家。在被窩裡把李四嫂叫來，說知璇姑之事，把腰邊藏著的銀子拿出一封，令其幫同老實夫妻延醫調治，若有不測，急來報知，不可誤事。李四嫂道：「並沒聽見聲息，想不妨事。」滿口應承去了。

公子連忙進來，大奶奶道：「為啥急事，那樣喊你不應，可不嚇壞了人？」公子扯著謊道：「我疑心隔壁道士，出去看他動靜。」大奶奶道：「你也真個是孩子見識，果是他，不知跑到那裡去了，就不跑去，已隔了大半夜，看啥仔動靜？我也一猜就是，後來細細想過，若是道士，有個不跑往東邊，反走過西邊房上，把瓦踏的那樣聲響。」公子道：「他乾了這事，還敢到東邊去麼？」大奶奶道：「這更易明瞭。你方才過去，見那些道士可都在呢？」公子定著眼說道：「還未起來，不知可都在那裡。」大奶奶忙叫人去看，說是起來久了，都在那裡坐功，一個也不少。大奶奶說：「便不是他了。」忽地喊一聲道：「真是嚇昏了，現有大憐在哩，只拷問他，有個不知道的？外邊有人麼？快叫大憐來。」只聽外房許多婦女都說道：「正是呀，怎麼總不見大憐的影兒？」大奶奶道：「快到他房裡去看，莫非嚇慌了，躲在那裡？再不去奔了并了？急急的分頭尋去！」於是眾婦女紛紛出房，尋了好一會，一個個轉來，都說沒個影兒。大奶奶道：「這定是乘亂逃走了。如今二姨的老子來，可怎麼好？捉奸捉雙，又沒一毫憑據，活口又跑掉了，只得要苦著銀子的了。」公子歎口氣道：「就是大憐沒跑掉也不中用，我們這樣人家鬧出這等醜事，怎麼見人？是前世的孽帳。只索要私和的了。」大奶奶道：「我們既打定主意要私和，該吩咐家人小廝，不許在外漏泄一字，只說是病死的才好。」公子道：「這是最要緊的。」慌忙囑咐家人不許洩漏。豈知這一早晨，已是傳得四鄰八舍都知道了。

約有早飯時候，一個家人跑得滿頭臭汗，說是單老爺來了。公子忙走出去，單老已哭將進來，問女兒生甚急病。公子道：「已

是沒了。」單老大哭，進房揭帳一看，便見鳳姨口眼異樣，掀起被來又見頸上帶痕，連忙掛起帳子週身細看。公子想著璇姑之事，不知生死，呆呆的坐在床邊。家人僕婦見公子並不做聲，又知鳳姨身上無傷，也便任他摸看。那單老本是件作出身，因鳳姨嫁來詐了一大筆錢財，又常得些律貼，就開了一個棺材店兒，成個買賣，不當這役了。卻畢竟是雙老眼，他把鳳姨驗看明白，見滿身都是血陰，並無傷痕，只有頸上帶痕，又是活扣自縊，下邊陽精黏膩，淫水淋漓，的是因奸敗露。街坊口碑果然不錯。心裡打算這是鬧不出的事，只好生發他幾個錢的了。悄悄把袖裡絹頭塞進女兒陰戶，裡外揩抹乾淨，藏入袖中，立起身來，一頭走一頭哭道：「可憐我這苦命女兒，大爺也忒下得這般毒手，打得他遍體鱗傷，我好傷心也！」公子勃然大怒道：「好沒良心，我罵也沒罵一句，何曾打他一下；怎麼是這等胡說！」

單老也不答應，大哭而出。公子便趕上去，大奶奶連聲喊轉，飛奔出房道：「你要急殺我了！」一面叫家人小廝去留住單老，一手把公子扯進房來，埋冤道：「他是個屍親，你怎還忒著兩眼與他生氣？」公子道：「他本是可惡，怎說遍體鱗傷？」大奶奶道：「這真是前世孽帳，我聽他胡說也是生氣，他一動身就去看他死屍，果然遍體傷痕，如何是好？」公子不信，急至床邊看視，真個紅斑塊紫，散滿一身，目定口呆，做聲不得。只見幾個人進來道：「單老爺在錢二嫂家裡坐著嚎哭，說要告狀，已托錢二嫂留住他了。」大奶奶道：「錢二嫂原是他親戚，快去叮囑他，務必留住。」一面吩咐管門，不許放單老爺出去，因向公子說道：「這事若經起官來，竟是真命真傷，幸喜單老尚在牆門裡面，如今叫那個去打合呢？」公子道：「我去與他當面說罷。」大奶奶道：「這是一定決撒的了，看你方才那口聲，不如叫管帳的去罷。」因叫管帳家人來叮囑，只要不經官，拼得多費幾兩銀子。管帳道：「老爺夫人也要定個數目，小的好去說。」公子豎起一指說：「只不過這數罷了。」管帳搖著頭，公子再要開口，被大奶奶攔住道：「老爺合我都是沒有經過這事的，你估量著要多少銀子？」管帳道：「若沒有傷痕便好說話，單老爺又是刁滑小人，估去二百以外才打的他倒。」公子驚喜非常，大奶奶也是喜歡，說道：「就是再多些也罷，只要做得於淨。」管帳答應去了。

大奶奶與公子俱不放心，叫丫鬟小廝一替一替去打聽。一會子傳進來說，單老爺發起急來，要跑出去哩！慌得公子登時失色，大奶奶著急不過。一會子傳說，被錢二嫂拖住了，公子與大奶奶都感激錢二嫂幫襯。又一會傳進來說，許到二百兩了，單老爺只是不依。公子跌足道：「便多許些罷了，銀子是啥仔奇貨。」大奶奶道：「也要慢慢添的，難道一口就許他一千五百罷？」一會又趕進來說：「許到二百四十兩了，單老爺定要五百，講不通又要走哩！」公子直立起來便要出房，大奶奶忙扯住問故，公子道：「他只要五百銀子，一口許了他就完了一件事了，怎這樣不在行！」大奶奶道：「他不要銀子就難了，如今不過爭論多少，就沒甚事。你跑去一口許了他，他敢到有變頭。」公子方才住了。停會，管帳的進來回話道：「真正是當過衙門的人，好不費力，直說到三九之數，連棺材共三百二十兩。他家那有伍拾兩的材，小人怕別生支節，只得允他。請老爺出去親許了一句，就一面盛殮了。」公子大喜，問大奶奶要銀，管帳道：「如今給了他，怕他變卦。小人同他到解鋪裡發一銀票與他，俟出殯，過給他銀子，才是一了百了。」大奶奶也大喜道：「你做得真是老到，事後要重重賞你。」管帳道：「小人不敢討賞，那錢二嫂卻先要謝謝他，一來費他唇舌，極力幫襯，二來完了他心念，就不打破我們的事了。」大奶奶極口「該謝」，忙取十兩一封銀子交與管帳。公子同著出去，與單老照了面，許定了。然後進來，走到張老實門首，只聽得裡面一片哭聲，公子吃這一驚，魂飛魄散，暗忖：這才是真正人命哩！慌忙跑進廳門，只見外面的人雪片打將起來，沸反盈天，喊聲不絕，公子險些兒被一根棍子劈頭打著，嚇得帶跌帶撞奔進大奶奶房中，躺在床上，人事不知，昏暈去了。正是：

青草根絆起墳中泥鬼，黑風陣吹落天半罡神。

總評：

大奶奶埋怨公子將家裡人開刀，此必至之事。學採戰者，幸則傷人殺人；不幸則自傷自殺，無兩全者。轟靜、無雲就是呂祖肉身，交媾也是無益，然則神仙有何異於人乎？喚醒愚人不少！

大姨三姨許多婆語最入俗情。小蓮不肯借鞋，此更如何落想？大奶奶因此轉決。春紅早死，宛轉關生，尤為靈妙。

寫公子、大奶奶連哭無休幾無了，而公子半夜哭醒，忽以大奶奶之埋怨陡然截住，情為至情，文為至文，惟有此臨崖勒馬之法，方可為奔放馳驟之文。

合家哭拜發送之熱鬧，寫得如花如火。公於並欲描容伴靈，寫春紅之寵已極。孰知並非專寫春紅，實為後文單姨立喪。手揮目送，透體空靈，參看下回始盡其妙。

放筆寫春紅死喪諸事發，致將璇姑隔斷，此固無可奈何，嘗為代擬鉤轉之法，非呆即直，無一好勢，然後讀大奶奶教玉梅算法一段，不覺拍案叫絕，天下錦繡才子試以別法換之，有空靈知是者，即以予為阿私也可。

廊下一陣冷氣，即以為春紅作祟亦可，日後絕口不提，尤見高雅。即此跌宕生姿、起落盡致，已擅勝場，而空青一點使人自會，更不必畫蛇添足也。

春紅領路捉奸，亦屬牛鬼蛇神之事爾，古來類此者極多。怨鬼報冤乃寫正情常理，俗儒少見多怪，乃以為牛鬼蛇神耳。

寫遭喪婦女真如村嫗褻婢，找盡老婆話頭；寫拒捕姦夫，便真如獍賊奸駝，慣做偷樑換柱，上床時收拾衣褲鞋襪，上屋時亂踩西邊屋瓦，竟若親為其事者，然後乃知才子胸中如五都之市，無物不有，無奇不備，吾欲剖視其心。